

憂愁會紛紛的飄下 猶如秋晚 風來桂花落
妳是我夢裏唯一的主題



林文義 著

三十五歲的情書

三十五歲的情書——詩文之美(52)

著 作 人：林文義
發 行 人：張綺珊
總 監：林蔚穎
編務主任：呂月玉
編 審：張榮森
企劃編輯：許杏安
美術編輯：尤佳施
發 行 所：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公 司：台北市長沙街二段41號
電 話：(02)381-1669
研 究 室：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巷9號三樓
電 話：(02)522-4941・581-8806
印 刷：花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製 版：虹宇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初 版：中華民國78年4月出版

劃撥帳戶：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0788033-5
出版登記：局版臺業字第叁叁貳捌號

總 經 銷：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汀州路426號2樓
服務電話：(02)394-4854・393-8109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交換
著作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翻印或局部轉載

定 價：新台幣 130 元

愛總會給我的飄下 猶如秋風 與不住花落

你是我夢裏唯一的主題



林文義 著

三十五歲的情書

目 錄

酒後書——自序

4

卷一・白櫻花

關於花朵

10

關於孩子

24

尋找綠色

34

白櫻花

44

卷二・晚間電話

歸來……………56

時間的形狀……………64

另一種天涯……………72

晚間電話……………82

卷三・鏡有千面

瑞平海邊……………92

打火機及其他……………102

三十五歲的情書……………114

鏡有千面……………124

酒後書

自序

常常在夜深，到「小蜜房」喝酒。

那是一家位於伊通街巷裏的酒店，

暈黃而暗淡的燈光彷彿如夢境，也十分適切的呈露一種獨酌的心情，尤其是微醺的酒後。

已經好幾年了，在「小蜜房」靜靜喝酒、大聲唱歌，或與三兩好友談心，

似乎已成為我的生活慣性，甚至是文學創作前的某種預習。

在酒與歌之間，我經常在「小密房」上預習一些創作的主題；酒後的思緒有時會像夜空的星子，愈加明亮起來……。

然後回到家居的書房，一盞六十燭光的燈下，方格稿紙以及思考。窗外是風是雨是星光對我都是隔絕的，酒後，我的創意愈往往愈加濃郁，許多作品就是在酒後寫下來。

「三十五歲的情書」這本書收集的十二篇散文，也是在這種心情下逐一完成的。微醺的感覺很好，內心的領域在酒後，極其自然的解除掩飾與防衛，慢慢回歸到最純然的自我。

雖然只有十二篇散文，卻自信能夠呈露我的多面，無論美麗的抒情或現實的反映，自始懷抱著一份真摯、堅定的生命理念。

紅塵如夢，如幻似真，我要您讀出

我的心靈。

酒後創作，只是心情，落筆卻是無比
虔真。

林文義寫於一九八九年二月

七日向晚台中旅次

卷一

白櫻花

凜冽的晚風挾帶著山音襲擊過來，竟
不覺得寒冷，是由於方才浸泡過溫泉吧
？有幾片櫻瓣被吹了進來，散落在長廊
及紙門裏的榻榻米上；竟感覺，彷彿是
女子嘴唇般的柔嫩……

關於花朵

〔一〕

凌晨五點的酒泉街花市。

她睜著一雙狂喜的眼，幾乎是尖叫的一再讚嘆著擁擠而忙亂的臺北竟然有這麼一處花香翠綠的地方。挑著一把粉紅的劍蘭，含苞滿是露水的黃玫瑰，還有白色如星的野雛菊。他靜靜的爲她付了帳，微笑而瞭解的看著她。

不能這樣！不能這樣……。她不知怎樣竟然臉紅了起來。他微笑的搖頭，用善意的語氣阻止她突來的拒絕——只是一些花而已，只是一些花而已。他轉身到另一個攤位，買了一大把滿天星還有黃玫瑰，他一直喜歡這種配合。遠方有些魚肚白，天仍未全亮，臺北夜晚有它不可言喻的美，一天亮，就什麼都被破壞了。他捧著滿懷的黃玫瑰，站在離她幾尺之外，感覺到一種異樣的陌生與淒涼。

他一直不瞭解她，包括她的背景、思想，說來一切仍然陌生。本來就是這樣不被預期，也從來不會有過任何的開始，更談不上是否就將意味著某種結束，秀緻的女子，有著一頭及肩的黑髮，眼裏總像蒙著一層水霧。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都在午夜零時的電話裏有著十分切意的交談，談論的主題是從一位孤獨的老詩人開始，然後是她南方的故鄉以及他生活中的種種記憶。

而後一樣是午夜零時，是一種黯然的情緒使然吧？她在電話那端忽然問及——你，常常去淡水，不是嗎？我從來不會在深夜到過淡水呢。還是當男人好，夜深還可以去哪裏，就去哪裏。而在電話這端，她提及的淡水忽然深深觸動了他的思緒，他把一根剛抽了一半的紙煙按熄在煙灰缸裏——好，被妳這麼一說，我等會就去淡水。

電話那端沈默了久久。喂，怎麼不說話了？妳在做什麼？他笑了出來，靜默了片刻，那端終於帶著試探的輕柔聲調，似乎是下了很大的決心說話了——我，能不能跟你去淡水啊？而在下一刻裏，沈默的竟然是他了。不方便

和你去嗎？如果不方便，我就不去……。她嚙嚙的說。告訴我，妳住的地方，我去接妳。他一個字，一個字緩緩的唸著。

一個小時後，他的車子抵達了她所說的十字路口。帶著微微青色的夜霧，貼著有些濕濡的柏油路面，那般空曠的路面，站著一個手提大麻布包的長髮女子，一身黑色的連身衣褲，長髮有些濕意，泛著水銀燈冷冷的反光，修長纖細的雙手將大麻布包緊緊的握在腿間，好像驚惶的在護衛著什麼。他打著方向盤，車子靠過去，打開前座車門。

這才發現，十字路街口的四盞紅綠燈竟然全部失控，一下子紅，一下子綠，一下子黃的，全無規律，彷彿是一種異樣的舞臺效果。她急急坐了進來，竟然不敢正眼看他，像個犯錯的小女孩。他繞了一個圈，霧燈黃黃的穿過青色的夜霧，向海岸的方向急駛，儀表板上綠瑩瑩的指著時速八十的位置。黑暗的車座裏，只有悶然的內燃機聲響。

有雨水嗎？他開口。她似乎從某種沈思裏被驚醒過來——你，說什麼？他笑了——我問妳，是不是下雨了？看妳的髮，都濕了。她側過頭來，半個

臉在大片的黑暗裏，只見炯炯發亮的，是那雙濛著水霧的眼睛——出來之前，剛洗過頭，還沒有擦乾……。說著有些羞怯的轉身從後座把那大麻布包用左手抓了過來，找出一條手巾慌亂的擦著濕髮，然後翻找了半天，拿著一把梳子，梳理著長髮。

等一切都似乎完成後，車已抵達石牌，在重慶北路與文林路的交叉口被警察攔了下來，是夜間臨檢。他將駕照遞了出去。兩個警察看了一下，又交了回來，隔著車窗，一個胖胖的警察若有深意的看了他們一眼，然後示意可以走了。那警察的眼神好曖昧哦……她輕輕的說，停頓了一下，接著說——好像，好像我們……在私奔。

他不禁笑了出來，反而她不再談話，只是轉過臉來，好像端詳什麼，要看個仔細般的，靜靜的看著他。左轉大度路，他將車窗搖了下來——妳要不要？他問她，並且舉起右手，做了一個搖下窗子的動作——自然風很好。兩邊的田野，稀疏的燈火，好像夏夜的流螢。隱約可以瞥見暗影的觀音山橫臥在淡水河對岸，大地在沈睡之中。

他們坐在渡船頭，靜靜的看著對岸，燈火稀微的八里鄉，淡水鎮在無邊的眼夢深處，醒的只有這對世間男女。有星光，漁火在遠處的出海口，與滿天的星光都融在一起，看不清水平線的正確位置。他坐在堤上抽煙，她也要了一根，就只瞥見彼此唇上一閃一滅的星點，沒有太多話語。潮水輕輕拍擊了過來，兩個人抽掉了一整包煙。

然後，他說要帶她去酒泉街看花市，她點頭答應。

離開花市的時候，天已經大亮，早晨七時整。她捧著滿懷的花朵。每一朵花都在她唇畔輕輕曳動，這才發現，她點著一種銀亮粉紅的唇膏，漂亮的唇形，有時緊抿著，有時微微的張開，却似乎隨著天亮，一切都不再有話說。

她低著頭，垂下及肩的黑髮，說她要直接去她所工作的雜誌社上班。他問她，這麼多花怎麼處理？她說，雜誌社有個大冰箱，就放在那裏，傍晚下班後，再帶回去，她住處有一只大陶缸，可以插滿一大缸呢。送妳去吧。他望著後照鏡，放在後座的黃玫瑰亮麗的湧進眼裏。不必了，我要下車，還早，我搭公車去……。他沒有堅持，將車緩緩的靠近公車站牌，她下了車，轉過

身來，接過他從後座遞給她的花朵，不經意的，碰觸到彼此的手掌，她微微震慄了一下——謝謝。她輕輕的說，低垂著頭，然後離去。

從此，他再也不會看見過她，好像這是一場故夢。

他再也不會看見過她，好像這是一場故夢